



素面朝天

毕淑敏 / 著

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。

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真诚。

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。

海南出版社

素面朝天

毕淑敏 / 著

海南出版社

素面朝天

毕淑敏 著

责任编辑 洪 声

责任校对 黄春兰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.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

1996年12月第2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

字数：259千 印数：5000册

ISBN7-80590-812-5/I·96

定价：18.80元

目 录

○素面朝夭.....	(1)
○嫁给笔.....	(4)
○握紧你的右手.....	(9)
○婚姻鞋	(12)
○我注视我自己的头颅	(15)
○瀑布灯	(18)
○“我羡慕你”	(21)
○背着药包上学堂	(24)
○崇文门三角洲的马莲	(29)
○陌生人的错误	(32)
○午夜的声音	(35)
○寻觅优秀的女人	(38)
○嘘，梦不可说	(43)
○谎言三叶草	(47)
○伊索的纠正	(52)
○看着别人的眼睛	(55)

○挤公共的汽车	(59)
○中性	(63)
○男人和女人的区别	(67)
○性别按钮	(72)
○钱的极点	(80)
○打开你的坤包	(83)
○墙上总得挂点什么	(87)
○胸前总得印点什么	(90)
○久病成灰	(92)
○怕见老师	(95)
○一百万年之前	(98)
○谈怕	(102)
○翻译时间	(105)
○提醒幸福	(109)
○内部招标	(114)
○录音电话	(117)
○强弱之家	(120)
○积木别墅	(122)
○脱口秀	(126)
○每天九点五十	(129)
○依然写情书的女孩	(134)

○药是一把斧.....	(137)
○药名.....	(141)
○医生提笔.....	(145)
○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.....	(151)
○为了能够紧紧地握住一双手.....	(154)
○看别人的报纸.....	(158)
○女孩，请与我同行.....	(164)
○特区女牙人.....	(168)
○为白海鹏签名.....	(178)
○与教授远行.....	(188)
○客串一把希望.....	(194)
○在海参崴闭上眼睛.....	(204)
○在阿莫尔湾请愿.....	(207)
○论文、小网和乡村记忆.....	(214)
○鞋带儿.....	(221)
○被老师读作文的时候.....	(225)
○牛皮筋，猴皮筋.....	(230)
○推开小蓝门.....	(235)
○爱是不能比的.....	(238)
○孩子，我为什么打你.....	(241)
○额头与额头相贴.....	(244)

○妈妈的饺子.....	(249)
○带白蘑菇回家.....	(254)
○回家去问妈妈.....	(257)
○教你生病.....	(261)
○孩子，请闭眼.....	(264)
○发的断想.....	(267)
○昆仑山那里出核桃.....	(269)
○十八岁的姐姐.....	(272)
○信使.....	(276)
○葵花之最.....	(281)
○雪线上的蛋花汤.....	(285)
○你永不要说.....	(289)
○制花圈.....	(293)
○昆仑山上看电影.....	(296)
○昆仑之眠.....	(299)
○昆仑之吃.....	(306)
○昆仑之喝.....	(313)
○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.....	(319)
○铁马冰河入梦来.....	(333)
○亲自写作.....	(340)
○写作是一种命运.....	(342)

○凝视崇高.....	(348)
○文学的数学.....	(353)
○阅读是一种孤独.....	(355)
○别把你的秘密告诉我.....	(359)
○将心比心.....	(362)
○那是一则寓言.....	(366)
○炼蜜为丸.....	(370)
○后 记.....	(375)

素面朝天

素面朝天。

我在白纸上郑重写下这个题目。夫走过来说，你是要将一碗白皮面，对着天空吗？

我说有一位虢国夫人，就是杨贵妃的姐姐，她自恃美丽，见了唐明皇也不化妆，所以叫……

夫笑了，说，我知道，可是你并不美丽。

是的，我不美丽。但素面朝天并不是美丽女人的专利，而是所有女人都可以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。

看看我们周围。每一棵树、每一叶草、每一朵花，都不化妆。面对骄阳、面对暴雨、面对风雪，它们都本色而自然。它们会衰老和凋零，但衰老和凋零也是一种真实。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，为何要将自己隐藏在脂粉和油彩的后面？

见一位化过妆的女友洗面，红的水黑的水蜿蜒而下，仿佛洪水冲刷过水土流失的山峦。那个真实的她，像在蛋壳里窒息得过久的鸡雏，渐渐苏醒过来。我觉得这个眉目清晰的女人，才是我真正的朋友。片刻前被颜色包裹的那个形象，是一个虚伪的陌生人。

脸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证件。我的父母，凭着它辨认出一脉血缘的延续；我的丈夫，凭着它在茫茫人海中将我找寻；我的儿子，凭着它第一次铭记住了自己的母亲……每张脸，都是一本生命的图谱。连脸都不愿公开的人，便像捏着一份涂改过的证件，有了太多的秘密。所有的秘密都是有重量的。背着化过妆的脸走路的女人，便多了劳累，多了忧虑。

化妆可以使人年轻，无数广告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。我认识的一位女郎，盛妆出行，艳丽得如同一组霓虹灯。一次半夜里我为她传一个电话，门开的一瞬间，我惊愕不止。惨亮的灯光下，她枯黄憔悴如同一册古老的线装书。“我不能不化妆。”她后来告诉我。“化妆如同吸烟，是有瘾的。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不化妆的我。化妆最先是为了欺人，之后就成了自欺，我真羡慕你啊！”从此我对她充满同情。

我们都会衰老。我镇定地注视着我的年纪，犹如眺望远方一幅渐渐逼近的白帆。为什么要掩饰这个现实呢？掩饰不单是徒劳，首先是一种软弱。自信并不与年龄成反比，就像自信并不与美丽成正比。勇气不是储存在脸庞里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、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，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。犹如大厦需要钢筋铁骨来支撑，而决非凡根华而不实的竹竿。

常常觉得化了妆的女人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。请看我的眼睛！浓墨勾勒的眼线在说。但栅栏似的假睫毛圈住的眼波，却暗淡犹疑。请注意我的口唇！樱桃红的唇膏在呼吁。但轮廓鲜明的唇内吐出的话语，却肤浅苍白……化妆以醒目的色彩强调以至强迫人们注意的部位，却往往是最软弱的所在。

磨砺内心比油饰外表要难得多,犹如水晶与玻璃的区别。

不拥有美丽的女人,并非也不拥有自信。美丽是一种天赋,自信却像树苗一样,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。

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,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真诚,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。

假若不是为了工作,假若不是出于礼仪,我这一生,将永不化妆。

嫁给笔

喂，请找毕淑敏。

我是。您好。请问您是哪位？

我是北京作家协会。文联在长城饭店举行换笔大会，邀您参加，务请拨冗出席。

只听说过换房大会，没听说过换笔大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就是请您带上自己写作用的笔，到了那里，看中了哪一家的电脑，把笔扔下，抱上电脑走就是了。故曰“换笔”。

天下还有这样的事吗？

不过，您可要给厂家找钱啊。

找多少？

不多。（笑声）也就是七八千吧！

放下电话，心中充满好奇。

假若你矢志写作，终生就嫁给了一支笔。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……用过的笔，一支支续起来，高过一座大厦。

笔是友人，也是仇人。时时写得手指酸痛，便用风湿膏布包绑起来。别人见了问：你是否得了类风湿？伏案长了，脖

子像扒鸡似的窝在胸前，夜里都不愿用枕头，平平地像书筌似地躺着，以舒展总是麦穗一样沉重的头。

到一位老作家家去，见书桌上矗了一块绘图板，倾斜呈四十五度角，仿佛一面姜黄色的帆。板下冰雪似的垒着文稿。

不能总趴在桌上，你才三十几岁，还要写很多年。总趴下去，要得颈椎病、腰椎病……他说。

椎骨如同鱼刺，贯穿我们的全身。我当时还好笑，我是用手写字，又不是用椎骨写字。但椎骨很快就作出答复：医院拍片说我有骨质增生。

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这么年轻就……医生问。

我没有回答她。我总是羞于对别人说——我是作家——因为我写得不好。

除了吃医生开的、广告里喋喋不休教诲我的“颈复康”，我对先生说，请你为我做一块写字板。

板立起来了，我每天规规矩矩地坐在它面前，好像一个循规蹈矩的绘图员。

在板上写字，有一种新奇的感觉：每个字都贴在峭壁上，向下滑动。

十万字写完，颈椎果然没有那种烧鸡式的疼痛，那疼痛转到右臂，仿佛打了几联预防针，坠重而麻木。

保颈还是保臂，你必须抉择。

听说很多人用了电脑。从理论上讲，我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。但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堪入口。比如羊肉，我在新疆西藏呆了十几年，始终吃不得。我很笨，而且不温柔，我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涵养学会那玩艺。几次蠢蠢欲动，几次又偃旗息鼓。

脱下牛仔装和旅游鞋，换上正规的西裤皮鞋。不是长城饭店令我郑重，而是希冀卖电脑的如若衣帽取人，能够对我较为和颜悦色，授我一套天机，使我也能尝尝高科技一杯羹。

进展示厅。红地毯、象牙般光滑的机身、鬼魅般跳荡的数字……输入小姐像鸡啄米似地敲打键盘，令我自惭形秽，不敢上前。

我很笨，小脑不发达，走路都有可能顺拐。你们有没有为笨人准备的机器，比如相机里的傻瓜。

我对厂家讲。

怎么能说您笨？如果人们不会使不愿使我们的机器和方法，只能说是我们笨。

我这个笨人受宠若惊。

有许多种机器，许多种方法，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。

当过医生，我知道治疗某种疾病的药物越多，越说明它是一个难题，尚无特效。假如尽善尽美，便不必群起而攻之。

计算机的更新换代令人瞠目结舌，一位厂家推荐我买高档的 386，说以后可以留给孩子用。我对他说，只怕到孩子长大时，世界已充满 886。

该为自己买一部电脑了。

白驹过隙，人哪里抵得了自然的永恒？我看自己掌上的生命线，它很短很短。不管是否准确，生命业已立秋。虽说秋后尚有一伏，已感到暗暗的凉意自脚底腾起。想到老想到死，并不悲哀，在那个冷而明亮的世界里，住着我的父亲，如能早日见到他，自有一番欢欣。只是他要问我又写了几部作品，我会愧怍不堪。

挑挑拣拣，看见台湾产的“蒙恬中文笔”。

一块像信笺大的板，一支像羽毛笔的棍。用笔在板上写出手写的字，与之相连的计算机屏就出现了印刷体的字。

我用电脑就是为了甩掉笔。怎么这里又给了我一支笔，而且这笔比派克重，这板比稿纸湿。

我不解。

电脑不过是笔的延续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会操纵键盘，蒙恬中文笔可以使所有会用笔的人，都能享受计算机带来的便利，为你誉正，为你修改……

海峡那一岸的商人，睿智而合情理地说。

为什么要叫蒙恬呢？我只知道蒙恬是秦国的一员大将，击匈奴、筑长城，战功赫赫。很小便读过关于他的故事，那时将蒙恬念成了蒙括。

蒙恬也改良过笔。以枯木为管，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……

台湾人侃侃而谈，蒙恬实为文武双全的统帅。

呵，电脑不是机，实为一支笔。即使有一天换了笔，开始敲击键盘，也只是在使用另一形式的笔。

笔是换不掉的，只因这一生嫁给了笔。

孤独的时候，寂寞的时候，兴奋的时候，悲哀的时候，都会想到笔。笔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亲人，笔是忠贞不二永不叛离的朋友。笔可以简陋到一根草枝，只要手下有一片洁净的沙。笔可以在黑暗中盲写，只要心中充满光明。哪怕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你，笔也像狗一样紧紧跟随。

笔是凝固剂，将头脑中雾一样纷乱的思绪固定下来，使它们不再四处飘泊。笔是梳子，流淌的文字像黑发挂川而下，不再杂芜有如鸦巢。笔是雕刀，在迷茫的汉字山峦中，寻觅能凿智慧之窗的水晶玛瑙。笔是筛网，让寡淡的水无声无息

滴去，只留下色彩斑斓的锦鳞……

嫁给笔，是一种选择，更是一种命运。时光在这种厮守中渐渐消磨，诞育出一个叫做铅字的孩子。

笔给我甚多，从无所求。

笔不断更新，永远年轻。

笔是不会老的，笔是不会死的。作为一家子，便没有了
对伴侣离去的忧虑。

老夫老妻常说，谁死在前头，谁是一种幸福。

与笔结缘，我便终生不再恐惧。

握紧你的右手

常常见女孩郑重地平伸着自己的双手，仿佛托举着一条透明的哈达。看手相的人便说：男左女右。女孩把左手背在身后，把右手手掌对准湛蓝的天。

常常想世上可真有命运这种东西？它是物质还是精神？难道说我们的一生都早早地被一种符咒规定，谁都无力更改？我们的手难道真是激光唱盘，所有的祸福都像音符微缩其中？

当我沮丧的时候，当我徬徨的时候，当我孤独寂寞悲凉的时候，我曾格外地相信命运，相信命运的不公平。

当我快乐的时候，当我幸福的时候，当我成功优越欣喜的时候，我格外地相信自己，相信只有耕耘才有收成。

渐渐地，我终于发现命运是我怯懦时的盾牌，当我叫嚷命运不公最响的时候，正是我预备逃遁的前奏。命运像一只筐，我把自己对自己的姑息、原谅以及所有的延宕都一股脑地塞进去，然后蒙一块宿命的轻纱。我背着它慢慢地向前走，心中有一份心安理得的坦然。

有时候也诧异自己的手。手心叶脉般的纹路还是那样琐细，但这只手做过的事情，却已有了几番变迁。